

红军在渡口“杀上前去”，建设者在深山峡谷架起大桥

“打破不可能”让列车飞驰老区

文/图 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 江卉 赵莎莎 王婧 张诗秋 涂家骏

渡口印记

七十二道水峪河：红二十五军跳出绝境 转战陕南

1934年12月4日，红二十五军抵达卢氏叫河，原计划取道朱阳关入陕。然而，国民党军早已布下重兵，欲将红军“聚歼于卢氏”。

前后距敌不足50华里，红军陷入绝境。

危急时刻，红军官兵偶遇货郎陈廷贤，他对豫陕交界的大路小径了如指掌。

见到军长程子华，两人同是山西口音。程子华听罢他的苦难身世，拍着他的肩说：“老乡，红军就是穷人的队伍！”

“我给你们带路！”陈廷贤敬佩红军，当即指出一条鲜为人知的入陕小路，沿着“七十二道水峪河，二十五里脚不干”的深山峡谷，绕过朱阳关，直插陕南。

12月5日清晨，红军“声东击西”：小分队前往朱阳关以东“号房子”，制造入陕假象牵制敌军；主力则在陈廷贤的向导下，从叫河出发，进入冰冷刺骨的水峪河峡谷。急行军中，红军战士在水峪河旁一处名为“堆堆石”的崖壁上写下“杀上前去”四个大字。

12月8日，红二十五军抵达豫陕交界铁锁关，击溃守关民团，顺利进入陕南。



浩吉铁路洛河大桥凌空飞架，220米主跨一跨过河，摘得中国建筑行业工程质量最高荣誉——“鲁班奖”。



青年学生行走在官坡镇兰草村的长征桥上。



报道组在七十二道水峪河。

盛夏时节，万物生长。来到河南省卢氏县，车行至七十二道水峪河，两岸崖壁耸立，山高林深。

40岁的陈晶蹲下身，掬起一捧七十二道水峪河的水。这条河，他的爷爷陈廷贤92年前走过，红二十五军近3000将士走过。当年红军历经九死一生突破的渡口，如今成了坦途。

在卢氏县范里镇，遥望浩吉铁路洛河大桥，一桥飞架，列车穿行。桥下碧水东流，两岸连翘铺绿。范里镇人大主席常伟民想起大桥建设时最难的那段日子，有人说了一句话：“红军当年能走过来，咱们没有过不去的坎。”

92年前，一支队伍在卢氏县绝处逢生；今天，一群人把荒山变成金山。

7月下旬，湖北日报“红军渡口 桥见信仰——十五省区市大学生行走的长征思政课”全媒体报道组走进卢氏县，在这片红二十五军突出重围之地，找寻信仰如何“让不可能成为可能”。

货郎陈廷贤冒险给红军带路

红色宣讲员陈晶：讲好爷爷的故事是“我的长征”

“当年，我的爷爷陈廷贤就是走过这条‘七十二道水峪河，二十五里脚不干’的深山峡谷，带领红二十五军突出重围。”卢氏县供电公司职工陈晶动情的讲述，把大学生们的思绪带回到1934年12月4日。

这一天，红二十五军向陕西转移，行至卢氏叫河一带，陷入敌军的重重包围。前有敌军封锁，后有追兵逼近。能否找到一条入陕的秘密通道，事关全军生死存亡。

危急时刻，红军在山林中偶遇23岁的货郎陈廷贤。这位年轻货郎常年走乡串户卖糕点，他告诉红军有一条小道可以走。翻山越岭，攀岩涉水，四天三夜，陈廷贤带着红军神不知鬼不觉地成功突围。

“如果我是红军战士，脚踩着刺骨的河水，

前方是望不到头的峡谷，身后是步步紧逼的追兵，我还能坚持吗？”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5级硕士研究生张书畅说，“真正的勇气，是在绝境中排除万难，勇往直前。”

陈廷贤为什么敢？“爷爷生前常说，他看到红军买粮付款，纪律严明，是咱老百姓的队伍。”陈晶声音微颤。

“紧紧依靠人民群众，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、患难与共”的伟大长征精神，就这样写进了水峪河的每一道弯、每一块石。

如今，陈晶成为一名红色宣讲员，他把讲好爷爷的故事当成了“自己的长征”。

陈晶生于1986年，正好是长征胜利50周年；他的儿子陈昕启生于2016年，恰逢长征胜利80周年。“昕启”寓意“新长征，再启程”。他常带儿子走七十二道水峪河，边走边讲爷爷的故事。

陈晶的故事，只是卢氏红色资源保护与传承的一个缩影。在卢氏县红色资源保护中心，一本本红色档案被重新梳理，一处处遗址遗迹被标记保护，一个个像陈廷贤这样的“布衣英雄”被挖掘整理，走出大山，走进更多人的视野——守护红色根脉，已从一个人的情怀变成一群人的使命。

水峪河的渡口旁，红军当年写下的“杀上前去”四个字依稀可见。张书畅觉得这不只是写给当年的红军战士，也是写给每一个在困境中的人。今天的年轻人面对自己的“水峪河”时，也许缺的不是路，而是一个“敢”字。“陈廷贤爷爷认准了，跟着共产党走。今天，我们也要找到自己认准的事，走到底。”

深山峡谷架起铁路大桥

老区卢氏结束了没有铁路的历史

从县城出发，驱车在盘山公路上穿行一个多小时，终于到达了范里镇里铺村十八盘。向下望去，群山河谷间，浩吉铁路洛河大桥凌空飞架，颇为壮观。

“洛河大桥建成的背后，有一段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故事。”常伟民亲历了大桥建设。

浩吉铁路是国家能源大动脉。按照设计路线，洛河大桥要跨越故县水库。这是一级水源保护区，水中不能设桥墩。一跨过河是最佳选择，但施工难度极大。

难在地形艰险，一米多宽的施工便道以“之”字形从近乎90度的陡峭山体盘旋而下；难在钢管拱一次性吊装重量达220吨，此前国内最大纪录只有150吨；难在提篮拱弧形钢梁必须毫米级精准对接。

“面对一座几乎不可能建成的大桥，建设者选择像当年的红军那样，越是困难越冲锋，才有了这座洛河大桥。”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5级硕士研究生骞齐震为之振奋。

他想起考研前彻夜失眠的焦虑、面对未来时的迷茫……那些曾经压得他喘不过气的重重困难，在这座桥的钢拱之下，忽然变得轻了。“‘不可能’是用来被打破的，眼前这座桥就是最好的证明。”骞齐震说。

2017年5月，钢拱合龙，洛河大桥成为我国首座重载铁路单钢拱桥。这一工程，摘得中国建筑行业工程质量最高荣誉——“鲁班奖”。

2019年9月，浩吉铁路通车，卢氏县结束了没有铁路的历史。

“一座桥、一条路，丈量的不仅是地理距离，更是一个民族从站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跨越。”骞齐震在笔记中写道，“我们这一代人，也要在自己的‘十八盘’上，架起属于自己的桥。”

成为“全国连翘第一县”

连翘产业让百姓过上好日子

“我们村家家户户都有连翘，户均年收

入5万多元！”浩吉铁路洛河大桥两侧的群山上铺满连翘，范里镇柏坡村党支部书记杨相坡说，过去，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，如今漫山连翘成了“致富金钥匙”。

在金融扶持、产业奖补的助力下，卢氏县高效抚育野生连翘60万亩，人工种植60万亩，年产连翘干鲜果6000余吨，被誉为“全国连翘第一县”。

果子卖了，剩下的叶子和枝条呢？

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5级硕士研究生王贞静听到一个让她心头一动的故事。返乡创业者杨献民看到修剪下来的连翘枝条当柴烧、落叶烂在山间无人问津，感到十分可惜。于是，他投资2000多万元，与河南中医药大学合作，把连翘叶芽加工成“卢翘红”系列红茶、绿茶。

2023年，三门峡市瑞之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落户卢氏县，以连翘落叶、枝条为原料生产浓缩汁等中医药产品，年产值5亿多元。

果子成宝、叶子成茶、枝条成药，连翘的每一寸都没浪费。

目前，卢氏县18个乡镇都有连翘产业，100余家药材加工企业落户，全链条年产值突破25亿元。连翘从“土疙瘩”变成“金豆子”，让卢氏百姓过上了好日子。

望着漫山遍野的连翘，王贞静说：“这片土地上，红军‘杀上前去’的呐喊穿越92年，如今化作另一种冲锋——向着好日子，向着未来冲锋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，长征的目标，就是带领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。”

长征精神永放光芒



卢氏县官坡镇兰草村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

